

歐陽文忠集

冊一

增補文獻備考

卷

歐陽文忠全集

樂府

四倍謝要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祠堂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乾隆二十四年欽奉

御製歐陽修小像詩并序

侍郎裘曰修典試江南道滁州見醉翁亭故蹟彼有藏歐陽修小像者攜以來舉沈德潛爲乞文徵明題辭故事允其請書以還之

是誰三鬣儼圖諸太守風流憶治滁題詠名高宋人物幅間有李端叔晁悅之所題贊操絃韻軼古樵漁謂蘇軾醉翁操翁之樂者山林也像亦何妨水月如使節新從釀泉過依然鄉井下風餘

屋後

樂音山林計刻取阿般木以映刻龍神公難泉與交於源共不

在故亦異計大之而異覽對慈歸縛古熱亦難舊傳無像與金

景指三續編圖詩太平風旅刻台絲股結谷高宋人

題之

小創善辭以來舉世謝辭無之文題用韻編如事大其難

持限案曰刻典坊工南直錄以景題食草如對於百難通

佛佛編刻小刻精并乳

神刻二十四

詹事府臣金甦恭和

聖韻

曠世遭逢信有諸當年遷謫始來滁溪山託興傳遺像

雲漢流光照夜漁八代起衰良可繼千秋定論更誰如輜軒到處憑
搜訪風雅都沾

睿藻餘

歐陽修嗣孫臣安世恭和

聖韻

我祖遭逢洵美諸爭傳使節道於滁廬陵今日昭

雲漢潁水當年想佃漁

天語燭人光燦燦神容遺世靄如如豈惟舊守承

恩寵奕葉孫枝拜慶餘

三

天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居士集序

門人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撰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二字一作是爲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

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子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子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

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
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
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
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
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
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
敘綿本作三年十二月是時任翰林學士

卷之二十一

獨謂子韓愈乎永初我友自謂六一居士云云故六年大興十三年
 韓愈父憂去官事以同鄉鄉誼勉李自以我子言也天下之言
 文士百六十六韓愈其子榮曰文師韓文曰獨謂子韓大興於韓
 愈顯名一獨去韓而文師孰知自貴快韓愈者獨于之書于韓愈
 慈者愛之謂天子聖賢對也一夫獨謂韓愈者獨于之書其謂
 獨謂文師韓愈者獨于之書乎一韓愈韓愈以韓文公之韓愈不
 獨韓文公獨韓愈獨于之書乎一韓愈韓愈以韓文公之韓愈不

四朝國史本傳淳熙間進

歐陽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氏親誨之學及冠巍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渙忽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韓愈遺藁闕於世學者不復道修游隨得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晝停飡夜忘寐苦志探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留守錢惟演器其材不撓以吏事修以故欲得盡力於學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時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詒書責之謂不知世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勸

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又上朋黨論其略以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及見利而爭先則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君子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修天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隱人視之如仇而愈奮勵不顧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

存又言忻代崑崙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虜有朝廷
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
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
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但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
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之
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旣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
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曰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
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旣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
弼悟而止杜衍等相繼罷去修上疏曰此四人者天下皆知其有可
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小人欲廣陷良善必指爲朋黨欲動
搖大臣必誣以顓權蓋善人少過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今四
人一旦罷去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傳
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召判流內

銓時在外十一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又有詐爲修奏乞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於是富弼韓琦復用慶曆故臣稍集士大夫知天子有致治之意相賀於朝修乞蔡州去帝復納劉敞趙抃之言而止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燕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尙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旣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隸德博必

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嘉祐元年水災修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卽位以羣臣之言卽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英宗未親政皇太后御簾大臣奏事間有未可修必力抗是非臺諫官至政事堂所論或矯異他執政未及言已面折其短朝士建白利害及凡所求請必明告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訂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